

郭潜：蜕变为特务头子的无耻叛徒(下)◆ 金志宇

“非常委员会”没有效果,郭潜心有不甘,为了能做出“成绩”,他的手法由心理作战发展为人身攻击,编写出了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从这些工作开始,郭潜却成为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到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民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主持的所谓叫‘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五十五名进步学生。他的卖力于事无补,1948年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

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中选派了一名叛徒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下来,郭潜还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出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到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这也是对他参加中统后,多年尽心竭力做好特务工作的回报。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

史上也是空前绝后之事。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他辞职的原因,一般人都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伏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殊途同归,都成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学者”:郭华伦

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了“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里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郭潜到这里工作后,开始以教授、专家的面目出现,就中共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1969年,署名为郭华伦的四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

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从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资料。《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特别的是引用了来自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从1927年到1942年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见证者都有他,但这位陈然先生此前不见诸中共党史记载,却在书中作为史实的重要见证者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担任过顾问的曾永贤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也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五十二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终于通过扎实的研究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郭潜的恶毒攻击触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是促成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也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而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甚至把“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上刊载的文章当作“中共公布”来使用。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比如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12月会议时,按他的爱开列名单的习惯,又列出会议决定的调整人员名单,书记处应为五人,他列了九人名单;他列出的十二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八个是错误的。而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著的《中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不免降低。

即便这样,郭潜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晚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数十年坚持顽固反共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对他也不免有所触动。他退休后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摘自《名人传记》2013年第3期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41. 坚定了他推进中国航母研制的决心
时隔短短七个月后,1987年11月,邓小平就亲自点将刘华清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并委以统揽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之重任,使其成为继聂荣臻元帅之后,共和国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战线的又一位领军主帅。此后10年,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驶入刘华清主导设计的新航程。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88年,中央军委首次提出:“要注意空军、海军装备的发展。”进入90年代,更进一步明确装备建设要把海、空军作为重点。

由刘华清主持编制、以海军党委名义上报军委的《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和《海军2000年前装备发展规划》所列重点研制装备与预研项目,不仅悉数获得通过,而且航空母舰的论证预研工作,也在刘华清的直接统领下,由国防科工委、总参装备部、海军和相关工业部门分工协作,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调研和卓有成效的论证。

2005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上午10时许。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上将,海军政治委员胡彦林上将,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住所,向这位九旬老人提前恭贺新年。今天,他俩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备置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刘华清精神矍铄,清癯的面颊洋溢着愉悦的笑靥。当他将两位海军主官迎进宽敞明亮的会客厅,还未来得及落座,张定发就喜气盈盈地向老首长报告:“刘副主席啊,您的愿望就要实现啦!”刘华清粲然一笑:“耄耋老朽,哪还有什么愿望嘛。”胡彦林告诉刘华清:“中央已经正式决定研制航空母舰啦!”“好啊!”欣闻航母立项上马,刘华清精神为之一振,竖起大拇指连道三声,“好啊!好啊!好啊!”

“现在开始搞,10年可能建成服役。”刘华清抬起双手,食指交叉比画着说,“但要真正形成战斗力,还得再花10年工夫啊!”
“您为航母论证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全体

海军将士会永远铭记在心。”张定发深情地说,“希望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我只是尽了一些谋划的责任。”刘华清报以欣慰的笑容。

送走两位海军领导人,刘华清的思绪久久沉静在遐想之中,20世纪末期主持航母论证预研的历史碎片,一幕幕重现眼前……

1987年11月起,年逾古稀的刘华清进入中央军委决策层,由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副主席。这是刘华清政治生涯生涯的巅峰10年。这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进中国航母研制的决心。

1988年3月14日发生在南沙群岛的赤瓜礁海区战斗,将中国海军在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斗争中,海空作战兵力的“短腿”软肋暴露无遗。尽管刘华清采取紧急对策,修建了西沙机场和研制了空中加油机,但他十分清楚,这仅仅是权宜之计。执行远海作战任务,失去了制空权,再强大的舰艇编队都将成为敌手实施空中打击的活动靶标!

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的第一场高科技战争。全新的作战理论,全新的作战样式,全新的武器系统,彻底颠覆了战争的传统模式和历史影像。两军对垒的浴血搏杀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陆、海、空、天、电全方位的立体战。在以非接触式远程打击为主导的战场上,海军、空军及其武器系统取代陆军成为耀眼的明星。当海湾战争序幕拉开,首先亮相的是100枚部署在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的美国海军战舰上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第一波近千架次逼近伊、科本土进行空袭轰炸的,是从美国航母甲板起飞的舰载机。

透过海湾战争的硝烟,刘华清洞悉了失去海洋竞争对手的美国海军精心策划的由“在海上”战略转变为“从海上……前沿部署”海军作战纲要的全部玄机:把航母战斗群的高度机动性、隐蔽性和突然性,与巡航导弹、舰载战机和空地导弹的突击威力、破坏威力相结合,以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取代传统近距离的人力及武器装备,以海军单一的对海作战、对陆支援作战变为海空远程对陆突击,从而开拓出“海空一体”作战的崭新模式。

23.带着怀孕的妻子去看戏

一晃,十一个多月过去。娇鹏第二胎快要生了,金粉这回没有食言,特为从乡下出来,相帮弟媳做月。这天早上,阳台外突然传来一阵震耳的锣鼓炮仗声,娇鹏、金粉都很好奇,忙轧到了铁栅栏前,只见下面洪福里又有一队人马打着横幅,敲锣打鼓走过。近来,像这样的喜庆锣鼓特别多,姑嫂俩未免纳闷:又不过年过节,为何这般闹猛?祖堃喜滋滋地告诉她俩,这是公私合营报喜锣鼓,还说,娘舅的崇信药厂也已合营好了。金粉不明白,祖堃为何这样眉开眼笑的?祖堃说:“总算盼到了公私合营,国营单位,那我们就成了国家主人,扬眉吐气!”果然,祖堃浑身透出一股工人老大哥的豪气,走路都噌噌噌带着风!

现在,就连娘舅也向工人阶级靠拢了,动辄说“自己要脱胎换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厂里合营之后,秉逊卸了重担,少了负累,不用操心,还笃定可以拿定息,倒是少有的逍遥轻松。闲来无事,他又饶有兴致去看绍兴大班了。先生当上私房厂长,夤贞成了厂长太太,又体面又惬意,如今只要有空,她也不忘去跟大房间邻居打几圈麻将。这天,秉逊心情大好,说要请客外甥夫妇、外甥女一起看绍班去。可统共才三张票,除了金粉是特请的,余下两张票,祖堃、娇鹏、祖鸿三人就不够分了。于是,用横东道的办法来决定谁去,谁不去。娇鹏、祖鸿“赌”赢了,祖堃原本就不想去的——私下里,他早是戏馆那边的老戏客了。可临出门前又变了卦:祖鸿以忙于复习迎考为由,提出不去看戏了;娇鹏本来兴高采烈,冷不丁听说乡下杏花大姨犯了事,被捉进去了,一着急减了心情,也不想看戏了。祖堃说:“这怎么行?那不是驳娘舅面子么?”娇鹏想了想,还是去了。

老闸戏院开场锣鼓当当当敲响。演到折子戏《龙凤锁·哭箱诉舅》,插科打诨,逗得观众阵阵哄堂大笑,祖堃、金粉乐得抿不拢嘴,娇鹏却没那心情,不时走神。戏散场了,厕所间很挤,娇鹏内急得不行,只好好到楼上的梨园人家借用。在楼上,祖堃不时同跑龙套的、

戏班太太打招呼,娇鹏很奇怪:他怎么这样熟门熟路?问者无心,没想到祖堃一听便双脚跳,大动肝火。为了掩饰,他故意找茬,说妻子不会看戏,走神,下趟不带她来看了。可不久,祖堃自觉失言,连忙哄着“放心,以后保证每礼拜都去”。回家夜已深,祖鸿还在开夜车温习功课。宝嫂偃听祖鸿说,娇鹏晚饭前到她那里去过,以为有急事,特为等着她,但当听说只为打听杏花大姨的事,不免十分不屑。

祖堃说到做到,果然隔三差五带着怀孕的妻子去看戏。每逢新剧目上演,祖堃夫妻总是让金粉、祖鸿姊弟俩先去看头场。看完了,才轮到祖堃、娇鹏。他们看完戏,夜里肚饥,正好到福建中路德兴饭馆吃夜宵。吃完了,每每再给金粉、祖鸿带些点心回去。

预产期愈来愈临近,娇鹏现在任何事不用自己操心,处处被祖堃宠着惯着,里外有金粉服侍料理;礼拜六晚上,叫三轮车去看绍班,感到非常幸福。赶在孩子出生之前,她要结一条绒线衫。因为她心里知道:女人生小孩一脚踩在棺材里,能不能平安无事自己没数,万一有个好歹,留给她这件御寒衣,至少是一种慰藉。

国庆节夜里,祖堃夫妇在戏院看绍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动不动就高喊:“妖怪!”“妖怪!”娇鹏突然腹痛起来,婴儿差点就生在戏场里。忙送到医院,添了男丁。大龄再得一子,令祖堃分外高兴。既然祖堃家阿大请舅公起名字,阿二也就非请他起不可了,娘舅倒也一口应允,给取名家孝。帮舍娘做月期间,大房间里的闾家姆妈没孩子,听说金粉养了三个儿子,便跟她谈斤两,希望她能把自己小儿子过继给闾家。答应补偿一笔数目可观的赡养金。差不多要被说动了,最后金粉却说回去问问世疆是否同意,放了人家鸽子。

怀家孝时,娇鹏看完戏吃夜宵,常常将镇江醋当茶喝,每每被取笑“醋钵斗”。实际上,生活中她最不容易吃醋。丈夫偶尔跟异性接触,她也相当大度。多年前,祖堃曾经有个相好,叫单苏。单苏念过教会女中,讲得一口洋文,家里极有底气。解放后,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不吃香了。可她不甘心在车间里包工,一心想坐写字间。



徐策